左氏傳測義

自十九
至廿二

07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4 OCT 1931

T717 /342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Lab D50 2° 95/0/2
38/14/16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東京帝國圖書館藏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九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文公三

經乙巳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楚侵伐書爵始此蓋聖人悼中國無盟主故不以夷狄待之也○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今河南睢州境此經書大夫特相會之始○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楚伐麇討前年逃厥貉之會成大心大孫伯也以其未服故楚復伐之防渚錫穴並麇地○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錫穴今湖廣鄖縣

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惠伯即彭生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汪克寬氏曰晉欲謀貳國而使次卿爲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惠伯往其謀之不遠而不足以卻楚方張之勢審矣○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自此曹遂從魯○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八年意諸來奔故言於宋使復國前○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時狄師已退故卜使追之莊叔即得臣侯叔夏緜房甥富父終甥皆魯大夫四人共車故云駟乘〔鄭〕音搜○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僑如鄭瞞之君身長三丈故名長狄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椿猶衝也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埋首之處得臣因名其子宣伯曰僑如以自志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彭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彭班。使食其征。謂之彭門。鄭瞞伐宋在春秋前皇父戴公子充石其名彭班穀甥牛父皆宋大夫亦四人同乘長丘宋地緣斯僑如之先門關門征稅也皇父與穀甥及牛父同時戰死故彭班獨受賞食關門之稅〔彭〕音而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晉滅潞在宣十五年齊襄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也成父

齊大夫周首齊邑鄋瞞伐齊退舍至衛見獲長狄之種至此遂絕○愚按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書長狄來王子成父後殺之十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成父敗長翟三文皆同而此傳獨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之誤爾不然以魯桓十六年死至魯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寧得猶在○附錄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安處也夫鍾郕邑徇順也杜預氏云爲明年郕伯來奔傳

經丙午**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杜預氏云大子而稱爵見公以禮逆之○**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叔姬魯女杜預氏云既嫁成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錄其卒○夏楚人圍巢巢小國今南直隸巢縣○**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不稱氏史略文也○**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河曲在今山西河曲縣以河水曲處得名故云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諸今山東諸城縣鄆今鄆城縣皆魯所爭之地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鄆音運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朱儒自安於夫鍾故國別立君郕邽亦郕邑以公寵叛人故云非禮蓋既尊以爲諸侯故不書以夫鍾郕邽來奔以泯其竊地之罪邽音圭○愚按大子嗣位未踰年尚稱子寧有身未嗣位以邑出奔而反予之以其君之尊稱者哉公羊以爲失地之君穀梁以爲爲齊所偪二說得之而左傳云大子者以其嗣位日淺或稱爲大子而左氏遂誤以爲大子出奔也至謂以諸侯禮逆之而謂之郕伯則鑿矣此得之劉原父云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以其來朝晚故云始不絕昏立其娣以爲夫人也不書大歸未

笄而卒也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既許其絕故經不書杞已成婦故經不稱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成嘉若敖曾孫郎子孔羣舒舒庸舒鳩之屬皆東夷小國今南直隸舒城縣境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禮記聘義云以圭璋聘又云已聘而還圭璋今於聘禮方行而襄仲辭之者不與秦之伐晉也照臨言光寵也重申也大器圭璋也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主人即襄仲賓即西乞術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我君願蒙福于魯之先公使得事魯國也圭璋傳之先世又告廟而行故稱先君之敝器節信也以圭璋爲信故云瑞節而藉命者藉王而通命也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襄仲嘉其辭命和遜故以君子稱之無陋言無僻陋之誚也賄贈送也○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報七年令狐之役羈馬晉邑今陝西郃陽縣境羈音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欒盾枝之子胥甲臣之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凡兵主利持久客利速決故駢

欲深溝高壘堅固軍也以待其退而擊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晉士會七年奔秦臾駢乃趙盾之屬大夫新出而佐上軍側室支子名穿趙夙庶孫弱年少也不在軍事未嘗涉軍事也輕輕兵也肆暫往而退也言秦若使輕敵者掩襲晉兵暫往而速退則趙穿必怒可得一戰○陸粲氏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其奔秦也避罪而已軍旅之事辭勿與知可也遽以國情輸之而爲籌畫焉此其所見視公山不狃尚遠不逮仁者固如是乎秦伯以璧祈戰于河以璧王質信禱河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秦從士會之計以輕兵掩襲晉之上軍上軍不動趙穿獨以其屬追之秦兵暫往而速退故追之不及裹糧包裹餱糧也坐甲戰士被甲不得復卧坐而待戰也有待待其可擊而擊之也○金履祥氏曰秦晉亟戰而楚霸矣晉主夏盟而君幼國偷軍謀不一其始見於河曲之戰其甚見於泌之敗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時趙穿雜卿不在軍帥之列者報報秦以雪耻也司馬兵不爲人敗而自退爲綏綏之爲言安也兩軍有備不戰但交綏而退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愁缺也言秦晉之戰士皆未有勝負明日請以軍禮相見愁魚覲反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目動心不安也言肆中情怯也薄迫也胥甲趙

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言晉兵有死傷者未曾收恤而棄之非恩也不待明日約戰之期而追秦於險非勇也晉兵以謀泄故遂止不薄秦師杜預氏云爲宣元年放胥甲傳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瑕晉邑秦師果夜遁如史騈所料 ○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 丁未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 ○邾子蘧蒢卒。蘧音渠 蒢音除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 ○大室屋壞。大廟之室 大音泰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地 關 ○狄侵衛。無傳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

傳 十三年。附錄 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桃林即潼關在今河南靈寶縣晉慮秦要結外援東西圖已故使守此阨塞欲斷其來往也塞去聲 ○附錄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晉知士會前謀故患之諸浮晉地六卿在朝而相見於諸浮者將欲密謀慮其漏泄故出就外野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隨會即士會六年賈季奔狄難去聲 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中行桓子即荀林父僖二十八年將中行故爲氏言季本狄人能知外竟之事且狐偃之子有舊勳勞由用也 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成子即郤缺六年賈季爲亂擅殺陽父故云其罪大不如士會能處卑賤而有廉恥雖若柔順而不可犯以不義而又有知能可以任使且以

迎于雍之故而出奔非其罪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壽餘畢萬之後守魏邑者晉使壽餘詐以其邑降秦因以計誘士會使之歸晉帑妻子也僞執其妻子於晉使秦不疑許許受其邑也履士會足使知己意而行也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秦師河西將以取魏魏人皆在河東詐爲降秦之勢壽餘欲得會而詐言於秦伯欲使東方之人素有才能堪與彼魏邑二三有司言降秦之事者吾與先行以告喻之度必遣會也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士會言晉人虎狼之性不可輕信設使我既入魏而晉人背約不以魏降則臣必死于晉妻子又必殺戮于秦無補於君也如此雖悔亦無及矣會知其謀故先以已無去心要言於秦伯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指河爲誓示必歸其妻子蓋士會妻子在秦恐背約歸晉秦必殺其妻子故僞辭不行以探秦伯之心而秦伯信之以爲實然故隨其計也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繞朝秦大夫策馬檛也蓋朝知士會有歸志與秦伯言留之而不克故贈之以策使之策馬以歸示已已知其情也楊慎氏云策書策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譟而還喜得士會也秦以前誓歸其帑其處秦不歸者別爲劉氏蓋士會堯後劉累之孫故士會別族復累之姓○孔穎達氏曰此傳尋討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漢室初興捐弃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註此辭將以媚世爾○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今山東鄒縣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

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史邾大史掌卜者不利于君以爲當死也與去聲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左右言不遷都則君命可長君何不爲長壽之計蓋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而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故云吉莫如之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死生有命文公以利民爲急而不以死生二其心所謂知命也○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大室國之所尊朽而不繕遂至傾頹不共之甚故特書之共音恭○冬。公如晉朝。且尋盟。尋八年衡雍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明年衛鄭遂得盟新城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

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子家即歸生鴻鴈小雅篇名詩云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言鄭國寡弱欲使魯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即季孫行父未免者言魯君亦同有此憂也四月小雅篇名詩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言已思歸祭祀不欲更復還晉也載馳鄘風篇名詩云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言控告魯而與晉平也采薇小雅篇名詩云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言與鄭請平不敢寧也○汪克寬氏曰文公朝晉而承筐沓棐相繼爲會也明年新城之盟服楚之國皆弃異而即同則輔霸之功魯亦不爲無助于晉焉

經戊申十有四年。陳靈公楚莊王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叔彭生即惠伯○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曹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今河南夏邑縣境○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光芒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公至自會。無傳○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即位未踰年而成之爲君者穀梁謂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宋子哀來奔。○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士爲魯如齊故書張洽氏云單伯自莊元年至今八十餘年未必一人或者子若孫歟○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齊人執子叔姬。前書弑君者商人罪君止於商人一身而此兩稱齊人則以見齊人皆黨商人爲逆至于如此○愚按傳例稱伯姬叔姬者先君之女時君之姐妹也伯叔姬稱子者時君之女所以別夫先君之女也今曰子叔姬則爲文公之女無疑然文公逆婦姜于齊纔十年爾豈遽有女爲昭公妃而又即生子舍可立爲君乎故說者因疑爲僖公之女也竊謂子叔姬之爲僖女爲文女固不可知若非子字之誤則叔姬于齊其逆其歸當有脫簡朱子謂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其此類歟

傳十四年。附錄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禍謂奔亡禍福謂歸復不赴告于諸侯皆不書于策欲使怠慢者知所懲戒也○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文公卒在前年○家鉉翁氏曰小國安敢責禮於大國亦爲須句故而修怨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妃配也叔姬不得寵故舍亦無威望（妃一作配）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

有司以繼之。商人桓公妾密姬之子驟急數也言急施恩惠於國人而多聚心腹之士既竭盡其家財不足又貸於公家有司而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附錄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次妃也○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因宋陳鄭皆服故同盟復謀納捷菑○附錄秋七月。於楚者服。且謀邾也。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元桓公少衛姬之子即惠公也元言商人懷篡志已久不得國其怨必蓄將不免復弑我請爾自爲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傳遂氏云叔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能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言八百乘明其力有餘也貜且定公名齊姜所生位居嫡長貜音矍○王樵氏曰無名與師氣先不壯又聞邾人之言直故消沮而還陽爲爲義其實慮納之而終不能定故不得不已爾○附錄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訟理其曲直也王匡王叛不與也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復之復使周公與王孫蘇和好也○傅遂氏曰王既知曲直所在曷不能正而乃求晉理之其倒而授之也甚矣○附錄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

如商密。盧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莊王穆王之子守謂守國舒蓼即羣舒時莊王幼弱子燮爲傅子儀爲師作亂不克而切王以出商密漢爲丹水縣後廢盧楚邑在今湖廣襄陽府城南戢黎邑大夫叔麋其佐鬬克子儀名誘之誘使至盧也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克囚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敗殽在僖三十三年不得志無賞報也追言二子作亂之由杜預氏云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穆伯之從巳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從巳在八年文伯穆伯子穀也穆伯雖以淫奔而魯復立其子故求復歸襄仲以奪妻故怨穆伯遂不許朝錮之于家穆伯急於復國因聽命不出朝既歸三年而盡挈其家以再適莒國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穀子名蔑是爲孟獻子難穀之弟惠伯也請葬請歸葬于魯○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蕭宋附庸國高哀初仕蕭爲封疆之官還宋升爲卿以宋公不義出而待放從放所來奔故云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居亂邦愛身以存道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商人實以七月弑舍而齊人未服懿公三月而後位定始來告魯故以九月書于經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巳氏。子元惡其篡位不順其爲政凡與人言終不謂之爲公而曰夫巳氏甲巳俱是名猶言某甲也○襄仲使告于王。請以

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昭姬即子叔姬其子即舍也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齊人恨魯以王命臨己故執王使又執叔姬以辱魯

經 己酉周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齊懿公元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不稱使專行無君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書戊申於伐蔡之下見其不服然後入之○秋。齊人侵我西鄙。魯無得罪于齊齊之興師無名故書侵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爲齊執單伯與子叔姬故往訴于晉請于齊以釋之○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華耦即華孫司馬主兵之官杜預氏云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成禮爲敬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故特書司馬而不名○劉敞氏曰周之禮經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爲典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耦華督曾孫策史策也督弑殤公在桓二年亞旅上大夫耦自以罪人子孫不敢辱君親爲禮待請承燕飲之命于上大夫○愚按華耦既自以承罪人之祀不敢辱君則曷不辭于出使之日而及夫既使而宴也乃無故而揚其先

人之惡于隣國是舉也不惟辱親且辱君命而魯人猶以爲敏者何居○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來朝今十五年復來朝合古五年之制杜預氏云傳爲冬齊侯伐曹張本○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餙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餙棺表其爲尊者喪也寘堂阜而不殯示無所歸也卞人魯卞邑大夫前年穆伯卒惠叔請葬至今期年而哀毀猶未已魯哀其志得殯于孟氏之寢終叔服難也收子之言大夫喪還不書因魯感子以赦父敖公族之義故書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共仲即慶父葬敖之制如慶父皆以罪降也聲已敖之妻雜記朝夕哭則不帷聲已怒敖棄已從莒女故朝夕哭仍帷堂以自隔襄仲忿敖取其妻故勿哭惠伯即叔彭生親之終謂親戚終天之別不能始襄仲與敖始不相能也因引史佚言兄弟之義相致其美好相救其困乏有善則賀有喪則弔祭盡其敬喪盡其哀情雖不相和同至此數事乃天性之愛有不能絕者此則兄弟相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必於他人之舊事爲怨乎○孫應鰲氏曰惠伯於此始而能止襄仲之攻今又能勸襄仲之哭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

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戾丘。皆死。二子敖在莒所生者他年來歸魯國孟獻子愛之國人皆知獻子愛此二子或譖二子將殺孟獻子二子謂與其生而遠於親親之禮不如死以明此心之無他句鼃戾丘皆魯邑時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句占候反鼃莫幸反○愚按二子之死固以明志然獻子賢者也而又愛之二子辭獻子必辯焉何迺自輕若是不亦益遠於禮乎春秋之世士不聞道而輕死以爲名高如斯人者何可數也○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事同莊二十五年前稱非禮謂非常鼓之月此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爲非禮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不舉不舉樂伐猶擊也擊鼓於社以責羣陰也社尊於諸侯故諸侯請救而不敢責鼓於朝以自責也言用牲者爲非禮也總結上文言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昭明事神之道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知禮有上下等威之別古先之道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齊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而赦之使單伯來會致歸子叔姬之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爲齊拘執既釋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之而書至自齊○愚按單伯既書被執迺其後已解脫而不書其至則疑至死而不得釋也此記事之體宜然恐無貴之之義○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新城盟在前年郤缺兼帥二軍以討其不會盟之故弱幼弱也怠懈也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此傳已發凡例襄十三年復發傳云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蓋用大師起大衆因而有之故曰勝國通以滅爲文也雖獲大城得而弗有故直以出入爲辭曰入之而已○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

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故謀伐之魯國方有齊難故公不與盟經不序諸侯惡其受賂不能討齊無能爲役也○愚按晉盟主也春秋不曰晉侯會諸侯盟而曰諸侯盟不成乎霸之辭也○汪克寬氏曰此年盟扈欲討宋而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不果十七年會扈欲討宋而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故皆畧諸侯而不序左氏一則曰無能爲一則曰無功皆謂其廢天討而縱亂賊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凡諸侯爲議事聚會而公不與則不歷書諸國爲君諱其不會之過也若公實與會而亦不書諸國爲公後期而至也即七年扈之盟是也今晉於此會受賂舍罪致使魯有齊難公既不與非公之罪經與後期文同似爲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前年魯襄仲請以王寵求子叔齊人姬以王命之故許單伯請而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不能不能討已也曹伯朝在此年夏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不免不得善終也無禮謂執王使而伐無罪有禮謂諸侯相朝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故云順天禮乃自然之理故云天之道反天反逆天理也言已反逆天理而又以討他人之順天者違天之道必不能保位而免禍也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

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詩小雅雨無正篇胡何也言今凡百君子何爲其不相畏是不畏于天也因釋詩以爲君子不以長雲幼以貴雲賤乃所畏于天也又詩周頌我將篇是時也言人君能以天威爲可畏于是能保其福祿今齊侯不知畏天將何以保其齊國乎弗能在言必不能久在人上也杜預氏云爲十六年齊弒商人張本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九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文公四

經庚戌十有六年。楚文元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及與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丘齊地郪音西○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泉臺即郎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楚屬國今湖廣竹山縣有庸山○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

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候君閒齊兩侵魯魯不得已受弱而與齊平齊將有所要也故托以公不在而辭之閒疾瘳也請俟君疾瘳而後盟也閒如字○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高閌氏曰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此特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以齊侯不肯盟故以賂請○郭登氏曰齊爲魯弱既執其親戚命使又伐其邊隅與國文公不敢與之抗衡求與之和又恐不利于已故托疾而使大夫莅其事齊侯不肯文公愈懼故使公子遂納賂要盟于郪丘春秋於此數事牽聯而書見文公之怠政實則畏齊稱疾而不敢出也○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泉宮即泉臺魯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蛇妖亦十七故云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蛇見妖而聲姜薨故壞泉臺○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戎山夷也阜山在今湖廣房山縣境與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百濮濮地諸夷皆叛楚聚而伐之選楚地啓開也申息二邑北接中國有冦比從北來於是楚人謹備中國不敢開申息之北門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冦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阪高楚險地楚人欲遷國于此以避冦蔿賈孫叔敖之父伯嬴也言庸爲羣蠻之倡若我出師先伐之庸必恐懼而歸百濮又無屯聚見難則星散而各保其邑豈能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

及庸方城。罷散也。廬楚邑。往往伐庸也。振廩發倉廩也。同食上下無異餼也。句澨楚地。戢梨廬大夫方城庸地。今竹山縣有方城山。句音勾。澨音筮。庸人逐之。囚子楊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復進。窻。戢梨之官屬。逸走也。楊窻被囚逸歸。欲復就句澨之大師。合兵復進。王卒楚王卒也。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師叔楚大夫潘尫也。庸屢勝。故驕。楚屢敗。故怒。蚡冒楚武王父。據史記世家。爲兄。未詳。陘隰地名。蚡音粉。陘音刑。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北敗也。裨儵魚庸之三邑。見楚師屢敗。遂輕楚。但使三邑之人逐之。儵音絀。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馹傳車臨品地名。時楚王次于句澨。至是乃會戢梨之師。隊部也。公爲三道。以攻之。子越鬬椒也。子貝鬬石溪仞皆入庸之道。羣蠻本屬庸。至是叛庸。與楚盟。故楚遂滅庸。杜預氏云。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金履祥氏曰。楚莊初年內有鬬克公子燮之亂。外有庸麇之難。而卒以霸。禍患之有益于人國如此。馹音日。○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鮑昭公庶弟文公也。乘昭公無道。而厚施於國人。以傾之。宋饑。盡貸以私家之粟。言鮑能恤民也。詒遺羞薦也。宋之老者無不遺。以飲食。若有四時珍異之物。又加進之。言鮑能養老也。數頻造也。無日不造。請於六卿之門。其有賢才者。皆師事之。言鮑能尊賢也。親族自曾祖桓公以下。子孫無不賑恤之。言鮑能親親也。公子

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襄公夫人鮑適祖母不可鮑以禮自防閑也國人惡昭公故奉公子鮑以因襄夫人華元督曾孫公孫友目夷子矔桓公孫意諸公孫壽子（矔）音貫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壽蕩之子近近君及禍及也貳副姑且紓緩也言子爲司城雖有死亡之禍而我身尚在猶不亡其宗族也○陸粲氏曰異哉公孫壽之爲人也愛其官而弗愛其子世衰道微士之懷寵而不知去就也噫乃至此乎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大夫謂公子鮑等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自言得罪於上下也使行使逃去以避難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也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襄夫人周襄王妹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帥周制王城二百里曰甸宋先代之後故有天子之制經稱人以殺言昭至齊莒書法皆變若葢自其君昭至齊莒書法皆變若葢自其君無道而亂臣賊子皆有所因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

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文公即公子鮑蕩虺意諸之弟

經辛亥十有七年宋文公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杜預氏云西當爲北蓋經誤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穀齊地○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無傳○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襄夫人使甸弑昭公公子鮑雖未與弑然不能討賊而立乎其位亦簒也列國之卿不能致討成其亂立鮑而還是失其所討之義也故經書人不書卿○姜寶氏曰高氏以爲始無弑君之謀終無弑君之逆而或有其情列國之卿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春秋所以貶之者是也所謂探其情未必情之實然所謂委罪焉者亦謂當廢鮑而不立而已矣此說乃不易之斷案○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踰五月之制○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齊猶以公不親盟來討而脅公出盟自此魯遂專事齊矣○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黃父晉地一名黑壤傳不列諸侯而言復合則如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時齊伐魯西鄙故云齊難經不列序諸國以諸國不能平亂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晉不能平宋亂復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

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子家公子歸生也執訊執其通問之人鄭穆三年魯文之二年也時蔡莊侯叛晉鄭爲召之君謂晉襄行朝晉也侯宣多晉大夫逆穆公於晉而立之恃寵作亂滅損而未靖遂汲汲以隨朝傳言蔡之事晉皆鄭之功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此下十二十四十五年蓋魯文之十一十三十四年也歸生子家自稱名也夷大子名陳侯將朝晉而畏楚故歸生輔我鄭大子往請于楚楚既許往乃朝于晉蔵勑也勑成陳國前日之好也此陳侯陳靈公也朝夷相大子夷朝晉也傳言陳之事晉皆鄭之功蔵勑展反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緫承上文言陳蔡之比近于楚而不敢有貳心於晉則以敝邑彌縫相助之功又言雖敝邑之事晉君不敢不盡其心何故不免於罪戾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一朝於襄謂三年朝襄公再見于君謂十四年往年朝靈公孤謂鄭伯不云寡君而云孤蓋鄭伯身自對晉當稱孤歸生因即以孤言其君也二三子謂燭之武輩絳晉國都大國謂晉國逞快也承上言鄭事晉之禮如此晉尚以爲未足則雖利害係國存亡亦不能再加其禮也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古人

言人之一身既畏其首又畏其尾則其中不畏者不多杜注音與蔭同謂所茀蔭之處非也服虔氏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困迫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矣莊子獸死不擇音注意亦同鋌疾疌貌言以小國而事大國大國以德加我則我以人道相事苟不以德而以兵則我亦如鹿之疾疌而趨于險欲一鬬以死不暇擇音而鳴之惡耳且晉之命令過苛無有窮極則鄭亦自知不免於滅亡將盡起鄭國之兵待于境上以拒晉也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疆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鄭文公二年魯莊公之二十三年其四年則莊公二十五年也成於楚鄭與楚成也令號令也言鄭介居於晉楚之間而從於大國之號令蓋出於不得已非可執以爲罪也今晉若不圖恤鄭國無所逃于見討之命言將叛晉也

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鞏朔趙穿公壻池皆晉大夫以二人爲質於鄭以見晉之無政事而伯業之衰也

○附錄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甘歜周大夫邥垂周地今爲河南新安縣杜預氏云爲成元年晉侯平戎於王張本歜音觸邥音審

○附錄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食魯麥言將伐魯偷猶苟且也

經壬子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汪克寬氏曰或謂因隕而薨不能順受其正蹕莫得其詳然經書薨于臺下失正終之道矣

○秦伯罃卒無傳穆公以前卒不書喪紀之交未及於魯也康公繼修晉怨歸遂來聘於是告喪吊贈之使始行焉罃音鶯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書弑其

君罪齊人既以爲君而弑之也○六月祭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無傳○愚按書二卿如齊于子卒之前夫人歸齊于子卒之後終之以行父如齊而殺適立庶謀成計定本末皆備矣○莒弑其君庶其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戒師期將以伐魯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公以齊將伐魯之故卜齊侯之死期尚庶幾也言庶幾齊侯先師期死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令龜以卜事告龜也楚丘魯卜大夫非以疾言終將見弑也君亦不聞言魯君先齊侯死不及聞其死之事也有咎亦有凶兆也杜預氏云爲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果如楚丘之言○郭登氏曰文公安於宴息荒怠政事逆祀崇而君臣之分瀆世室壞而宗廟之敬衰公孫敖遠命而不能刑齊商人侵辱而不能抗又使寵妾匹嫡强臣擅政尸未及寒而家嗣戕賊是不足以保其妻子也魯道於是乎衰矣○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閽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懿公怨歜父時已死乃斷其手足僕御也驂乘也歜音觸刖音月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撻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撻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申池齊城申門之池扑箠撻擊也何如言猶愈于刖父而不能病者二人各以所恨相感激而弑君撻勑乙反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二人謀弑懿公納其尸于申池之竹中歸舍飲酒訖置爵而後去蓋齊人惡懿公而不討賊故二人得從容無所畏也舍音赦齊人立公

子元。桓公子惠公也前辭國商人之請今卒得國○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齊惠公新立莊叔謝齊來會葬○王樵氏曰杜氏云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爲介蓋襄仲專爲謀立宣公托以一卿賀立君一卿拜葬而已以大事陰謀欲面見齊侯而決蓋身在使外而托以使行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二妃次妃也屬托也叔仲惠伯也仲謂襄仲惡乃齊甥齊許廢惡立宣公者以宣非嫡得國必感已也○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惡大子夫人出姜所出視其母弟也先君既葬則稱君惡不稱君者魯人諱弑君故以未成君書子若言猶在喪而自卒也殺視不書貶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惡雖已死未告外人故襄仲詐以子惡之命召惠伯使入公冉務人疑其宮內有變謂非子惡之命故云入必死復叔仲氏不絕其後○邵寶氏曰伍尚君于楚平惠伯召于宣公皆君命也皆死尚往以父質也惠伯何居宣公與聞乎殺惡之謀其召惠伯蓋欲成其謀爾而惠伯以君命故竟蹈其難好仁不好學其敝也愚惠伯之謂矣是故伍尚死以成孝惠伯之死愚哉○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姜氏惡視之母出姜也大歸歸而不返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終不允於魯之言適音嫡○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

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紀公莒君之號○愚按左氏稱僕因國人以弒其君是僕既通乎國人矣復何所憚而不自立而顧來奔魯乎則春秋書法亦當如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而又何以書國弒乎吳臨川氏疑僕因國人之下以字當作之字謂僕因國人之弒君懼幷及禍而來奔也則季文子必欲出諸竟大史克業已稱爲弒君父又何耶以經證傳傳必有誤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必授者必授莒僕以邑必達者必出莒僕於竟竟杜預氏云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經不書來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魯大史名克以其有文采知典故使之代文子以對故稱文子之名有禮其君謂盡忠者無禮其君謂弒逆者鸇音旃○孫應鰲氏曰養父母逐鳥雀但形容眞愛眞惡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則法也以法則觀人順之爲吉德逆之爲凶德有德則任之以事事治則考量其功功成則舉以養民引此以明善必用包下文吉德意○孫應鰲氏曰此篇凡二段前段引周禮誓命以明莒僕之不可不去後斷引元愷四凶以明莒僕之不可不誅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誓要信也毀壞掩匿也藏隱物之名姦惡也言壞法者爲賊若人掩匿此賊者爲藏此自人言竊物者爲盜若人用所盜器者爲姦此自物言賴利也用器用也言主爲藏匿罪人之名利賴姦人所盜之用爲極大之凶德有常刑必誅無赦此誓命在九刑之書終

不遺忘其書今亾引此以明惡必去包下文凶德意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還觀反覆觀之也器寶玉也兆端也言論其人則有盜賊之行論其器則爲姦邪之端今若保其人而利其物則又掩賊主藏之名者也以周書之訓而則此昏德之人無一事可爲民之則者蓋其所行不居於孝敬忠信之吉德而皆在於盜賊姦兆之凶德是以逐去莒僕而不容少緩也還音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也即垂益禹皐陶之倫齊肅聖睿廣大淵深明哲允信也言八人有此八德之善故謂其和於物也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也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共敬懿美宣徧也言八人有此八德之美故謂之元元者善之長也濟成隕墜也后君也天稱皇天故地稱后土時禹作司空平水土揆度也百事謂土地之衆事時是也序次序也平治也言水土既平萬物得以生成也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義慈友共孝五教也內平五教行於家也外成五教行于國也

此舉八愷八元而獨言禹契事舉其大以見其餘也
隤音頹歊五才反檮音桃戭音演尨音龐降音杭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
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皡氏有
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
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
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
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
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
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
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
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帝鴻黃帝也掩不用也隱庇也醜類凶醜之類惡物羣惡之物
不友不善也比近周密也言與醜惡頑嚚不善之人
相親密也渾敦不開通之貌即驩兜也少皡金天氏
之號毀壞廢棄也崇尊尚也飾修整也言毀弃忠信
之言而於惡言反尊崇而修整之也靖安譖毀庸用
回邪也服奉行也蒐索也慝隱匿也言用譖謗回邪
者行其讒言索人隱事以誣罔盛德之人也窮奇者
其行窮其好奇即共工也顓頊即高陽氏話善也告
以德義則頑不入於心所以不可教訓舍其忠信則
嚚常出於口所以不知話言傲慢狠暴也傲狠明德
言害有德之人也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即鯀也縉
雲黃帝氏官名冒猶貪也盈滿厭足也實蕃實也不
分謂不分惠不恤謂不恤縉雲非黃帝子孫故云
以比三凶貪財爲饕貪食爲餮即三苗也據山海經
呂氏春秋所紀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俱惡獸名故取
以爲四凶之號賓于四門謂開闢四方之門以賓接
賢者流放也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也投棄也禦說

文云衣裾也裾即衣邊也言遠意螭山神魅怪物也言弃之四遠使當螭魅之爲民害者舜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也放驩兜於崇山南裔也竄三苗於三危西裔也殛鯀于羽山東裔也罍音銀渾上聲敦屯上杭音兀螭音離魅音媚○孔穎達氏曰宣公不能去莒僕而行父能去之恐宣公以不去之爲耻行父以去之爲專史克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朝有四凶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所以雪宣公不去之耻解行父專擅之失也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愼謹徽美也五典即上文五教從順也言其不違逆而從教以明舜舉八元之功言無廢事以明舜舉八愷之功穆穆和也言無凶人以明舜流四凶之功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傳遜氏曰高辛子八人堯兄弟也堯豈不知而待舜且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地平天成伯禹之任八元使布五教契之任元愷八人既同心且同職何別無任乎若爲長佐同主一事則不宜曰十六相也且與書文亦異此非文子見聞之繆則左氏之誇恐不足爲據也

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揚而言舜之事堯以辯宣公之惑以解行父之志故其言善惡有大過之辭如言禹則云世濟其美言鯀則云世濟其凶非其實也蓋事勢宜然耳○朱申氏曰宣公以簒得國而行父不討顧乃逐一莒僕歷數其罪而不少假借是抗莒僕以刼持宣公也彼宣公果人也固宜羞愧汗下無措躬之所矣三家擅權蓋始于此○眞德秀氏曰行父歷數莒僕之罪當矣而不知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焉是陷身于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于君者猶鷹鸇之逐鳥雀也如襄仲者其有禮乎其無禮乎梟獍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去鳥雀爲能而曰

此舜功二十之一○附錄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也豈不可哂也哉

司城須以作亂道開也司城須文公之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武族作亂穆族黨武氏故併出之公孫師莊公之孫樂呂戴公曾孫杜預氏云爲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一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宣公一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子母敬嬴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癸丑周匡王五年元年陳靈公六年杞桓公二十九年宋文公三年晉靈公十三年齊惠公元年秦共公元年楚莊王六年衛成公二十七年蔡文公四年鄭穆公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公子遂如齊逆女卿爲君逆也杜預氏云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以不當以也婦有姑之辭○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在今山東

新泰縣境○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家鉉翁氏以爲此所謂盜竊之取其罪有大於侵伐之取也○秋邾子來朝無傳○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陳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此晉師即上趙盾所帥救陳之師蓋一事兩見承上省言也棐林鄭地在今河南滎陽中牟二縣境○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國今爲陝西鄠縣○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遂不稱公子蓋其寵號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劉敞氏曰左氏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非也若然公子結遂及齊宋盟非受命亦稱族歸父豹意如其往也氏其至也不氏無有夫人居間也何以舍族耶○姜寶氏曰不稱公子以一事而再見故單稱名非別有意義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納賂齊國請刻於位○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衞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文十二年戰河曲胥甲父趙穿當軍門呼至是始治其罪克甲之子辛甲之屬大夫○愚按河曲之役及今八年矣而始討不用命者且趙穿之罪浮於胥甲而獨放一胥甲則皆執政者之私也故先儒曰放胥甲者弑夷皐之兆○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春秋之世諸侯篡立則鄰國討之若諸侯既與之會成其爲君則臣子不得復討故宣公與齊會而位乃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襄仲居東門故以稱今山東曲阜縣有襄仲臺拜成拜謝得列于會也○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僖三十一年晉文以曹濟西地分魯○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

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宋人弒昭公在文十六年晉伐宋在文十七年會諸侯討齊在文十五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陳共公卒在文十二年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姜寶氏曰齊桓侵蔡而遂伐楚以蔡近而楚遠有事於楚道先由蔡也楚莊侵陳而遂侵宋以陳近而宋遠有事于宋道先由陳也侵蔡伐楚蓋齊桓圖霸之舉侵陳侵蔡蓋楚莊圖霸之舉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薦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晉師救陳宋諸侯往會之因共伐鄭北林在鄭北解揚晉大夫○王樵氏曰據經文盾實未嘗救宋左氏意之爾上書楚子侵陳遂侵宋則楚師已在宋矣盾始帥師救陳又自陳而即次于棐林會四國以伐鄭必不反尾楚師而至於宋也遥以爲名而左氏誤信之經安得書救宋哉○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崇爲秦之與國故秦人急於援崇○王樵氏曰秦强國與晉又深讐也以好結之猶未易成乃伐崇以怒之而曰以求成不亦遠于爲謀乎○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囚解揚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侈驕侈也驟數也急也競强也杜預氏云爲明年鄭伐宋張本○金履祥氏曰趙宣子輔幼君不爲置賢師傅而徒强諫此宣子之失也

經甲寅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今河南寧陵縣有大棘城傳例得大夫生死皆曰獲此經書大夫帥師之始也○秦師伐晉。○夏。晉

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杜預氏云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趙穿弒君而春秋以趙盾當首惡者以穿之弒盾實主之也靈公不君故稱名○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經書獲華元不書樂呂非元帥也傳言囚華元獲樂呂以明華元生獲故得見贖而還馘取左耳也御音禦馘古獲反

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狂狡宋大夫輅迎也戟鎗屬狂狡迎擊鄭鄭人避入于井狂狡自倒其戟以聽鄭人之出反爲鄭人所獲輅音迓

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言狂狡失卽戎之禮違殺敵之命曲法以拯鄭人宜其爲禽也戎兵事也昭明果敢也毅必行也聽敬從也言兵戎之事明此果毅以從之之謂禮能殺敵人是名爲果能致果敢于敵人乃名爲毅易反之也言反易此道如倒戟之類軍制所必誅也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食享也疇昔猶前日也子謂華元爲政猶言爲主言前日分羊有無之權在子今日御車進退之權在我此節追叙華元所以致敗之故

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殄盡也詩小雅角弓篇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殘民以逞言殘害宋國之民

以快其志也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四馬爲駟鄭人以宋納賂之故寬其防守故華元乘亂逃歸立于宋門之外告而後入言不苟也叔牂羊斟也叔牂卑賤故得先歸華元見而安慰之曰往奔入鄭軍者子之馬使然非子之罪叔牂自任其罪乃對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已爲之合猶會也叔牂既會華元卽來奔魯一說以子之馬然也爲叔牂之語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語牂子郎反○陸粲氏曰羊斟飲食之人君子無譏焉然既喪三軍陷元帥則非華氏之讐國之賊也執而戮之其誰曰不可元也詭言逸賊誠近厚矣無乃非直乎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植將土也巡功巡視功作也睅目出也皤大腹也弃甲亾師也于思多鬚貌一曰白頭貌睅音環皤音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邪犀兕皆野獸名邪猶何也言牛與犀兕之皮尚多皆可用以爲甲弃之何害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言從使有皮可以爲甲其如所飾丹漆之費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去之使其驂乘勿復與答也夫謂役人言我一人之口不足以當役夫之衆口也杜預氏云傳言華元不吝其牛以報崇也遂圍焦伐宋崇在前年焦晉河外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陰地晉地大棘役在今二月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言既欲諸侯從楚不得惡救鄭禦晉之難也難乃旦反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競强也鬬椒若敖之族世

爲令尹盾言物盛則衰彼宗强甚殆將斃于禍矣吾且示弱而益其驕盈之疾以速其斃也杜預氏云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爲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愚按以全晉之盛合諸侯之師乃遇一鬬椒遂不敢交綏而去豈事理哉蓋盾本無欲戰之心而又蓄弑逆之謀故姑托爲之辭以解於衆於是楚遂益張明年且有問罪之舉○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不君失君道也彫畫也丸彈丸也觀人善辟與否以資笑噱也今山西絳州西北有靈公臺辟音避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胹煑也熊蹯即熊掌煑之難熟不熟則有毒畚以草索爲之不欲令人知故使婦人載以過朝士季即士會胹音而畚音本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士季以盾位尊今與俱諫而不聽則莫能繼其後會請先往諫俟其不聽然後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溜簷下水溜之處言士季入門伏而公不省起而更進三進三伏而及于君之屋溜言追於公之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及至偪近然後視之詩大雅蕩篇又大雅烝民篇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袞不廢者言袞職無闕可以常服此袞也溜留去猶不改宣子驟諫驟諫迫從之謂言不能含容諷諫也元年傳言宣子驟諫而不能入者以此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鉏麑晉力士。闢開也。不解衣冠而睡。曰假寐。以其盛服坐睡故云不忘恭敬。有一於此者言殺之則不忠。不殺則不信。二者必有一于此。不如自死以免二者之罪。槐庭樹也。鉏仕俱反。麑音迷。○柳宗元氏曰。麑之死固善矣。然而宣子爲政之良。諫君之直。麑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爲賢。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可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右盾車右也。登謂登臺。禮侍君小飲則三爵而退。玉藻所謂三爵而油油以退是也。彌明見事急故假爲此辭。以責宣子而遂扶之下堂而去。嗾使犬也。夫語助。爾雅云。犬四尺爲獒。說文云。犬知人心可使者。公乃嗾使之。嗾所鉤明。彌明鬬且出。與公之甲士鬬而且出也。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田獵也。首山晉地。在今山西蒲州東南境。舍止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今絳州北有餔饑坂。靈輒晉人。宦學也。言出外宦學也。近謂去家近。簞竹器之圓者。橐無底囊也。以簞食與肉納諸橐中。使留與母也。介甲士也。至是靈輒亦在宮中伏兵內。乃倒用其戟反禦伏兵。使宣子得出名居姓名與所居也。不告而退不望報也。時宣子出奔。輒亦亡去。食音嗣。與爲音預。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

出山而復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時盾已出奔未出晉境之山開公遇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大史董狐也言宣子爲晉之正卿出奔而不踰晉竟之山比其反國又不討伐弒君之罪如此則弒君者雖非子而實出于子之心也詩抑風雄雉篇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阻卽慼也蓋卽此詩杜謂逸詩非也宣子引詩而言我因懷戀晉國以及於憂正如此詩之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時孔子未生蓋後聞其事而追論之言董狐可謂史官之良者以其不隱趙盾之罪而直書之趙宣子可謂大夫之良者善其爲史法而受弒君之惡名惜乎其所見之不審也蓋盾亾不越竟似實與弒君之謀而僞出以逃其惡名者若盾越晉竟適他國則穿之弒君盾不與知乃可免弒君惡名耳○愚按靈公之立非盾本心公寧不知之而及公既立盾又當國二十餘年國人皆知有盾而不知有公公積不能堪而欲殺之非一日矣盾不勝危懼而求以自固於是借侵崇之名授穿以兵柄以爲弒公地而及穿既弒公也盾未出山而復不惟不能討而又使穿迎立新君以爲固恩地然則盾弒君之心豈不昭然可見哉而左氏繆爲夫子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是使賊臣僞焉遠遁而返以苟脫其罪也而可乎○金履祥氏曰此非夫子之言也方靈公欲殺趙盾至于伏甲攻之盾力鬬而出于是出亾而趙穿攻靈公于後穿何怨于公而爲此是必有所受命矣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實使穿也故不討賊夫子書法因董狐之舊豈又爲是言乎而反爲趙盾謀也目盾成弒君之惡矣縱使越竟又何免于弒逆之罪乎以是知決非夫子之言也○鄭玉氏曰靈公欲殺趙盾盾乃謀弒靈公遂使趙穿攻于桃園者情也謀既定則出奔以待其與舉事既遂則復國以成其亂者蹟也盾蓋主謀穿特從之耳故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誅首惡也宣子使趙穿逆公

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黑臀晉文公少子。臀徒門反

○附録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晉麗姬之亂在僖四年詛盟誓也奚齊卓子以庶孽嫡晉國創其爲亂乃設此詛非麗姬自爲詛也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 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宦仕也成公不立同姓爲公族乃使卿之嫡子受田入仕以掌公之宗族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又使其餘子亦入仕以掌餘子之政庶子妾子也又使妾子亦入仕以掌公之戎行凡三官皆卿之子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中子也趙姬文公女故云君姬氏盾狄女叔隗所生姬氏逆之以爲嫡事在僖二十四年 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旄車卽公行也公車必建旄故云旄車之族盾本衰之嫡子其子當爲公族乃自處於庶使其子爲庶子之官而以公族讓括使爲衰之嫡以故族人屬之屏拓食邑季其字也○傳遜氏曰此三家分晉之本也自披其枝葉而使本根一無所庇故異姓之臣世竊權寵獲舊詐謀而瓜分其國

經 乙卯周定王元年 三年。晉成公元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匡王。無傳○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無傳赤狄隗姓在山西潞州以北○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無傳

傳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其吉者今廢郊不祀

而又望星辰山川二者皆非禮也

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杜預

氏云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附録晉侯伐鄭及郯鄭復發傳燕牛死與卜不從異

及晉平士會入盟郯鄭地杜預氏云○楚子伐陸渾爲夏楚侵鄭傳

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秦晉所遷于伊川者楚

至伊雒而觀兵于周室之疆界將以脅周也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

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周大夫禹之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之有傳國璽也楚

子問鼎示欲偪周取天下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

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

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

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若順也螭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也言禹方有

盛德之時遠方之國皆圖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使九州之牧各貢其金鑄爲九鼎象所圖物各著其上鬼神百物之形無不具備使民盡知鬼神姦邪之情狀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遇妖怪不順之物螭魅罔兩民皆辟之莫能相遇用此故民無災害而上下和協以承上天之休祐○陸粲氏曰諸言禹鑄鼎其事不經見故儒者疑之其信有焉始亦紀治水之迹若其貢賦之名數以視後人耳何至迂怪如滿所云哉或曰鼎啓鑄也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

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載取更始之義祀取祭祀之義皆年之別名休美回邪也言三代君德休明之時鼎非加大也而不可遷移其勢若增重然桀紂姦回昏亂之時鼎非加小也而湯武遷之其勢若遂輕然

天祚明德

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

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底致

也郟鄏即雒陽武王遷之成王定之言天祚明德之君自有極致之時昔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常傳三十卜年當七百今周德雖衰微而成王所卜之年世尚未艾鼎之輕重未可遽然而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春鄭及晉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文公即位三年魯文公之十八年也武氏謀亂事在文十八年此因圍曹而重叙前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巳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姞南燕姓伯儵南燕祖蘭香草而汝也言天命以蘭為之子也國香傾國之香媚愛也言使人服汝子受汝子如此蘭也御薦寢御也徵蘭者懼將不見信故欲以賜蘭之月即為懷子月之徵也以文公賜蘭符燕姞之夢故名其子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鄭子子儀也漢律涯季父之妻曰報子臧出奔宋誘殺子華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盜殺子臧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為河南葉縣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蘇周寰內諸侯洩駕鄭大夫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

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文公盡逐羣公子蘭亦見逐故奔晉從晉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鄭大夫耦宜爲配耦也姞姓之女爲后稷妃周是以興故云吉人亢極也言可以極持其寵愛也大宮鄭祖廟大音泰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穆公言我以夢蘭而生若此蘭死吾必與之俱死乃自刈其蘭而死此傳因穆公之後盛於鄭而追紀其始見天所啓也

經丙辰四年陳靈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郯今爲南直隸海州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書不肯書取所以著齊魯之罪向莒邑郯音談○秦伯稻卒無傳○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赤狄侵齊無傳○秋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非與人爲平之禮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言平國之道當以禮遜不以兵亂今公用伐而不以禮治之是以亂平國也二國本亂魯人又以亂平之其亂何由而治既不能治何以行其平國之禮○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

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靈似鼈而大。靈公穆公之子夷也。子宋卽子公子家卽歸生。食指第二指也。如此謂食指動相視而笑。以爲指動果效也。食大夫分賜諸大夫。召而弗與。子公欲使指動無效也。子公恐公殺。已故與子家謀。欲先公作難。畜六畜也。〔靈〕音元 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公實弒而書子家。以子家無應變之才。懼讒而從子公。故書以首惡。○陸淳氏曰。子公弒君之賊也。其惡易知。子家縱其爲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爲首惡。與趙盾之弒義同。○汪克寬氏曰。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斷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人當時已以歸生爲首罪矣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家初稱畜老憚殺。仁也。後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于事機。以蒙弒君之首惡 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預氏云稱君者。謂惟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也 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子良穆公庶子。去疾子良名。公子堅卽襄公 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襄公以子公弒君故。將去穆氏。以子良讓已故。特舍之。不逐。何爲言難。獨留也。〔舍〕音赦 ○邵寶氏曰。已留而族亡。子良何以爲心。故欲與族偕亡。而卒存其族。亦豈子良有心於要之哉。讓國禮也。偕亡禮也。雖然。子良於穆之族。有義不同天者焉。知權者當有以處之矣。而區區於存亡之偕何居 ○附錄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

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子良之兄皆敖氏之後野心言心在山野不可馴服也不其豈不也餒不祀也而語助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圉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般子文之子子揚也子越即子越椒工正百工之長圉囚也伯嬴蔿賈也轑陽楚邑蔿爲賈爲子越譖子揚故子越得爲令尹而已得爲司馬子越既得令尹又惡蔿賈偪已乃以其私族囚蔿賈於轑陽而殺之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也漳澨漳水之邊澨音班轑音遼澨音筮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皐滸楚地伯棼即越椒汰過也輈車轅也跗所以架鼓者丁寧鉦也言箭過車轅及鼓架而止于鉦兵車無益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又射過車轅及王之蓋蓋音盖跗音附音膚著直畧反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師見椒發矢異常故懼王設爲之辭以強其心遂奮而克之初若敖娶於邔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邔淫於邔子之女生子文焉邔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之邔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

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若敖楚之八世祖邔國郧同畜養也邔夫人邔女之毋夔澤名今湖廣雲夢縣有於菟鄉田獵也楚之方言呼乳爲穀又呼虎爲於菟因命子文之名爲穀於菟謂其幼時乳飼於虎也女即伯比所淫者子文穀於菟字〔劭〕音云〔穀〕乃苟反〔於〕音烏〔菟〕音徒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司敗郎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復其所任箴尹之官而改其名曰生明更生之也○邵寶氏曰箴尹知無所逃之義申生之流也雖然申生必死箴尹不必死其無逃同其所以無逃異○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楚又伐之

左傳註評測義卷二十一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二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宣公二

經丁巳五年秦莊公鄭襄公元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無傳○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愚按高閌氏謂去冬君之罪也今稱人又罪其數犯中國也如以其數犯中國則鄭弑君之罪固在何緣而輒爲褒貶其辭乎竊疑去冬或楚子自將今則命之微者春秋據實而書殊無意義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高固齊大夫固欲求昏于公故使齊侯留公請叔姬强委禽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凡公

行還書至常也公既見止連昏其臣始得歸公不以爲耻亦復告廟飲至故書之以示公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遣臣來逆則稱逆女適大夫自來逆則稱所逆之字所以別尊卑也此言逆叔姬蓋以卿自逆非爲君逆也○冬來反馬也禮送女適于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于夫若被出弃則乘之以歸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杜預氏云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高閌氏曰高固之娶叔姬之嫁齊許之來魯與之來皆非禮也○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陳見楚伐鄭故請平于楚杜預氏云爲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戊午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無傳○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陳前年及楚平○附錄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附錄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懷在今河南武陟縣邢丘在今懷慶府城東皆晉邑以繩穿物曰貫秦誓所云商罪盈貫是也殪盡也言使赤戎驕而數戰爲民所疾以盈滿其貫則民莫爲用一舉而滅將可盡也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皆待赤狄之道也杜預氏云爲十五年晉滅赤狄傳殪於計反○附錄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附錄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傳所稱厲之役蓋此○附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之離廖音聊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之離

三三弗過之矣。離下震上豐豐上六變而爲純離也其文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也閒一歲鄭人殺之。

經 己未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萊國今山東黃縣有萊城○秋公至自伐萊。無傳○大旱。無傳○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序諸侯庶幾中國之猶有霸也黑壤晉地

傳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桓子卽良夫公卽位衛始通好○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魯從齊命伐萊魯不與始謀也與晉預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杜預氏云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討成而後行之故以相違及爲文若不與謀不得已而應命則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附錄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傳無秋字闕文也向陰晉地晉用桓子謀故縱狄○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去年鄭子宋弒靈公懼晉討故謀從晉而相之以會諸侯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監臨諸侯以謀不相親睦者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晉成公立在二年黃父卽黑壤經書會不書盟諱公執止之辱也○愚按宣公專於朝齊而不事晉黑壤之執蓋自取之也雖然晉不討其弒君之大惡而僅僅以不朝之小過責之又卒以取賂而免安在其爲霸主哉

經 庚申 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公至自齊書過同○夏六月。

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不能將事而反也杜預氏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有疾還非禮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有事祭也不稱公子陳氏以爲蒙上文也垂齊地蓋遂先卒于垂至有事之日始聞其訃也仲遂本不當書卒以事之變而書之也杜預氏云畧書有事爲繹張本○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猶者可止之辭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萬舞名籥管也內舞去籥惡其聲聞也○戊子。夫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汪克寬氏曰春秋既書爲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爲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直書于策而嫡妾之分明矣○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別爲一種俗尚白衣者也在秦晉之間○楚人滅舒蓼。二國○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謚嬴姓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克成也○城平陽。魯邑今山東新泰縣○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經在仲遂卒下從赴也諜探也死六日而復蘇記異也諜徒協反○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魯人既聞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云非禮○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疆正其界也滑水名水之隈曲曰汭吳國今南直隸蘇州府越國今浙江山陰縣杜預氏云傳言楚疆吳越服從○附錄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胥克下軍佐蠱惑疾也時趙盾卒郤缺代之朔趙盾之子杜預氏云爲成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茀引柩索也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引之以下柩當用麻今以葛爲之記禮之變始此茀方勿反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禮凡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先近日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先卜下旬辟不懷思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冐雨而葬是爲不懷其親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爲雨而止爲禮也辟音避○愚按士喪禮潦草載簦笠縣封不爲雨止猶爲之備也宣公以國君葬其母而不能預爲之備至暴之野次明日始卒襄事嫚親廢禮莫此爲甚而左氏猶以爲禮乎穀梁傳云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斯言得之○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陳自五年從楚至是始及晉平杜預氏云傳言晉楚爭强

經辛酉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仲孫蔑如京師。○姜寶氏曰以厚薄言則君朝齊而臣聘周以緩急言則歲首朝齊而夏乃聘周以疎密言則於周纔一往聘而於齊則又再朝比事以觀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今爲山東新泰縣○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扈鄭地卒於竟外故書地○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宋人圍滕。宋稱人罪伐喪也○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洩音泄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杜預

氏云爲宋圍滕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之不睦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前年楚及陳平故陳不來會○姜寶氏曰凡列國統于一將者皆書如隱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是也此不書安得以爲林父將諸侯之師乎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因滕有昭公之喪○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孔寧與儀行父皆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婦人近衷衣曰衵音暱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宣示也聞聲譽也令美也納之藏其衵服無示於人也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詩大雅板篇辟邪也下辟法也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但可晦迹以免禍爾多辟音闢立辟婢亦反○愚按或謂泄冶親非貴戚位非上卿直諫而死傷於勇矣故書名以示貶也然則宋晉書殺其大夫仇牧荀息牧息皆名也亦將示貶乎蓋冶之失在于不能早諫以蓄其君之惡至其捐生盡言正人臣匡正之事何可過責如皆隱身遜禍若子衿叔肸輩則忠言不入於耳亂世亦何賴於君子乎文定於夏徵舒弒君之傳曰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其所以許冶者亦至矣詩之所言恐非孔子所引云○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故楚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柳棼鄭地鄭以小國而勝楚大國故子良獨以爲憂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棼扶云反

經壬戌十年晉景公衛穆公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魯以濟西田賂齊書歸我者田本魯之有也○夏。四月。丙

辰日有食之。無傳○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靈公無道而特書徵舒之名氏以弒胡傳以爲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也○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周大夫王之母弟也○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地○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無傳○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以公比年朝齊之故○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高國二家齊正卿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以崔杼無罪之故特以族告夫子因書曰崔氏以示無罪也又言齊之來告於魯以族不以名以明春秋因告而書之不皆改舊史也杼音抒○家鉉翁氏曰是歲崔杼弒君蓋五六十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忌非杼之身或其父但不可考耳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王命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違奔放也上某姓下某名大夫受氏當世守宗廟故謂之守臣若言崔氏之守臣杼也聘禮贄王致命執帛致享王帛之使謂聘問也言奔者之身若嘗聘問於彼國情好相通則告之若未嘗往聘則不告一說謂國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止奔者一身○公如齊。奔喪。杜預氏云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

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夏姬子陳之君臣以夏姬淫放之故相謂其子多似以爲戲而徵舒深爲已病乃伏於馬廐伺公出而射殺之二子孔寧儀行父也此爲十一年楚子入陳張本〔女〕音汝〔射〕音石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愚按此可見晉霸業之衰

○鄭及楚平。前年鄭敗楚衆恐楚深怨故與之平

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以鄭及楚平故共伐鄭

○秋。劉康公來報聘。康公即王季子其後食采於劉來報孟獻子之聘

○師伐邾。取繹。元年邾雖朝魯然恃齊爲安而魯不得志故今惠公卒而魯即往伐之杜預氏云爲子家如傳

○季文子初聘于齊。文子以齊侯初立而聘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伐邾取邑取怨于齊故懼邾之怨而先往說焉

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潁北潁水之北○姜寶氏曰楚子頻年伐鄭可謂肆行而無忌矣晉實不能于楚故雖有救鄭伐鄭之舉皆不足爲輕重所以不見於經○附錄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幽公即靈公子家弑靈公在四年至是討之喪大記上大夫棺八寸今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靈公初謚幽葬不如禮故改葬改謚爲靈〔斲〕竹用反

經　癸亥十有一年。陳成公齊頃公元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序楚子於陳鄭之上以其能謀少西氏之逆與楚莊以霸也辰陵陳地在今河南西華縣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無傳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晉侯往會狄故以狄爲會主書會狄不言及所以異之於諸夏也欑函狄地〔欑〕才端

反○王樵氏曰比事而觀上則楚子陳侯盟于辰陵成乎霸主矣下則楚人殺陳夏徵舒行乎霸討矣而曾方會齊伐莒晉方會狄于欑函○冬十月楚人殺其言外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陳夏徵舒。殺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云楚人○丁亥楚子入陳。入陳非衆志也故云楚子姜寶氏云先書殺後書入春秋以討賊之義爲重故先之亦非是與楚直能討賊也所謂似予而實不予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春秋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與其來者言因其來伐者而與之平也杜預氏云傳言楚與晉狎主盟櫟音歷○附錄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子重莊王弟名嬰齊宋不服故遣侵之郔楚地郔音延○附錄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蔿艾獵孫叔敖別名沂楚邑封人掌沂封疆官慮計也司徒掌徒役者量功命日量功之多寡命作日數也財用築作之具分之使均也榦楨也立榦而後施板以築之平之使治也畚盛土器築實土器稱畚築者量其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土物者取土用物爲作程限也議遠邇者察道路均其勞也畧行也趾城足言畧行城足計其廣狹也餱乾糧也度有司謀度監主之有司也愆過也不愆於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杜預氏云傳言叔敖之能使民畚音本度入聲○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郤成子郤缺赤狄潞氏最強嘗服役衆狄故衆狄惡之而服于晉是行

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成子言惟德可以服人其次莫如勉力以求人若不勉力則人不服能勉力則其功可繼吾其從戎以求會勿召之使來也詩周頌賚篇止語助言文王勤以創業○陸粲氏曰是時晉景怠政不在諸侯二三大夫媮婿無以威懷戎狄而俛首求成焉又匍匐以從之其事至陋矣安在其能勤而援文王以自解乎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文王之勤也如是○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前年夏徵舒弒君故楚伐陳少西徵舒祖子夏之名楚人謂陳人無輕動拒楚之師我但致討於其家耳陳人因不禦禁故楚兵得入轘車裂也栗門城門縣滅之爲縣也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陳侯名午靈公子申叔楚大夫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縣公楚縣大夫僭稱公也蹊徑也言牽牛行於田中以踐其禾而田

主遂奪其牛彼牽牛者固爲有罪然但責其蹊田之罪可也而幷奪其牛則其罰太重矣申叔譙言我輩小人無高見遠識謂辟如取人之物沿勝於不還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每鄉取一人以歸楚而成一州謂之夏州以示其討夏氏功也今湖廣武昌府夏口舊有洲名夏州○姜寶氏曰楚莊本欲縣陳固以申叔時之言而止然實陳成公在晉恐晉率諸侯內其故君而陳人應之楚終不能有陳故不若以復封陳爲名而其實非其本心如此也觀復封爲陳之後而猶鄉取一人爲夏州其不忘取陳一念可知矣**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杜預氏云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爲文善其得禮○愚按致亂之臣國所不容故春秋書納而左氏以爲有禮若以納亂臣爲有禮孰爲非禮○王樵氏曰夏徵舒不勝忿恥以弒其君其賊易知也而孔寧儀行父之爲賊難見也何也公告洩冶之諫寧行父請殺之則殺洩冶者二賊也徵舒之恥發於似女亦似君之言則激自廐之射者亦二賊也平國既弒不他奔而奔楚楚志在以陳餌楚而殺徵舒爾楚莊動于利而興師非申叔時之言則陳遂縣矣則致胡公大姬幾不祀者又二賊也伊盡乎天討則二賊之誅不當在徵舒之後而反納之楚莊之志可知矣○附錄**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厲役在六年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不專心于楚故楚未得志辰陵盟後鄭又徼事于晉皆經所無傳若不發此語不知楚以何故明年復圍鄭故先此傳爲明年楚圍鄭張本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二終